



書經集註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
 此篇按贊誓言但茲淮夷徐戎並興即
 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
 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
 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
 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
 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
 誓武成常恠周取殷之易音異及讀此八
 篇又恠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
 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
 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
 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

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
出即念殷先七主如父也雖以武王周公
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
德比之殷猶賦石次之與美王然王莽
本孫迷魄置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
武成功若建瓴鐵鑿水瓶也然獲周無周
公則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奄今曲阜縣之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社
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鑄京也呂氏曰王者
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
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祛于
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鑄已封秦宗周蓋指
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
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
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
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
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
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
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
罪應誅戮我大降有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
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
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

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

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格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况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哉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哉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評乎息矣况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戒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為亂為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

缺文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用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不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

邑叨音滔憤音至劓音又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用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干肉糜蠱其心敗其家不能誣承其衆不能以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

貪叨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成其害於其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

夏

言天惟是為祛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田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眾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為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天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
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於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啟侯尹。民嘗速事紂者。寧不陽然內愧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巳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備焉。宥宥焉。故再言辟而當去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田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評則存舍赴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魯膺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平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

言終身言
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
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田氏曰周公先
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謂周公
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
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
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使
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為口實矣
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
嘗稱王所以別列列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
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達各天命瑣
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
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
缺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喪去聲下
之同間去聲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
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
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蠲音消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洩無度故其為
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
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
上文非天
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
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
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
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
寬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
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
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為聖乎曰聖固未
易為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未
申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
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
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
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
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
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
警動以稜音侵妖氣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
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眾皆不足以堪眷
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夫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音耐之謂也德輔
如毛民鮮社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
武善承其眾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為神夫之
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

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誅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洵洵，疇拱不靖，欲何為耶。明指天命而讜，爾猶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有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

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來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濬所停諸水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屈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樞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

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

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

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

而猶徂效九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

以速其罪耳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

徒臣我監五祀監平聲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

道焉所謂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

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

商俗而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

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纒一二年取

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

為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音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

大眾多之政蓋殷之多士授職於洛共長社

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

悉竭力其職無或不側媮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相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雖然有恩以相愛架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其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

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澄消其悖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所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友商土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示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
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
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爾矜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漸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

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

玉頗音坡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士矣爾雖欲宅爾宅既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

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庚音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扶又乖亂則自底暗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為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誥已終則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躡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果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肯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周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

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賁音奔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

之臣有牧民之長社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羣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果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後尊上帝迪

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

面用丕訓德則乃宅入茲乃三宅無義民行胡孟反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
 舜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延知者
 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
 夏之臣罔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
 君曰拜首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
 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
 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皋陶與禹言九德
 之事謀面者謀入之面貌也。言非迺知忱恂
 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
 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
 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
 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
 論宅後者參差上下初簪及不齊然太要不出
 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
 者凡以善言語入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

而後謂之教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
 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
 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

德釐音梨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
 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不釐
 上帝之光命也。二定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

位者二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
 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
 所稱二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濫其名也二俊
 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
 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
 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正法之故能
 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
 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
 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階巽齊畿
 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
 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
 者各極其遠
 近而言耳

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殛
 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
 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
 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

宋作帝可也

帝則天職備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行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趣此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携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喪司服庶府若內府太常作僕僕庶府之屬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筮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社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其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並視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

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暗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庭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阪音

此王官之監評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暗此王官之監評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暗同並經亳見更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各阪未

謹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評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楮上自王朝黜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也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
備也有司有職主者攸夫牧人也文王不敢
下侵庶職惟於有司攸失訓勅用命及違命
者而巳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
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
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
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
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菲老之無為也
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

亦越武王率惟攸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

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率循也攸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
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
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
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
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
德之士意如號叔閑天散社宜生泰顛南苒
逆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
之於後故周公於君稟言五臣克昭文王受
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叙
文武用入而言並
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攸
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
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聞去聲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攸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暗度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措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相詰助左音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

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未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嗚呼予甲巳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

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

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
職者為言不以此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
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釋音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
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
克由繹之者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
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
其所以能

俾乂歟俾乂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

我國家勸音邁
相去聲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
謂之儉者形容其沾沾便評捷之狀也儉利
小人不能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
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惟用有常
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
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且小人陰類用則降
其國於晦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聞之繼言其

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擊其重而獨舉之使成主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

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

烈

詰治也洽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太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周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

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所以守獄大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况六師萬眾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

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式敬獄之事告之

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為同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同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今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軌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下同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朝而用禮六服諸侯有丁歲一見陪覲者二歲一見者

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於條治評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評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亦
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萬氏曰弗定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

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
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
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
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亦攘之功
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周孔氏曰周制無萬
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
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

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揆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
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
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
承統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寧夏商
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
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
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若
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臬理陰

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論去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謂也。非經綸天下之太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神

予一人少失照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

道者陰陽道恒而不寧者。聚此十二字。落字平探。二有然。不有。論後人。是神之神。

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殲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法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干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服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社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同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同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同冠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懲音

秋官卿主冠賊法禁群奸攻劫曰冠詰姦懲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懲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土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備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備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網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重刑之而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

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音疏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屈守官

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
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
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
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
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
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墻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蒞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

墻面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
鄭子走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
任而任人焉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
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
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
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
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更猶得
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
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
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

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田氏曰
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
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
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
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
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
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
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
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性一故心
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撻護不暇故心勞而
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
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固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相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靡音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

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

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音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勸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勸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

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去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苾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苾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

舉以告君陳尤當祛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悉井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真苟無前人之德則索賸各然萎替乃結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祛於斯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

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之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達各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不復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却玩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

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
非一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
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
以羨之也○葛氏曰成王殪失斯言矣欲其
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
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
改過不以名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
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
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

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
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
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
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於寬
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於和而從容以和
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辟並音
字辟字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也此則慮君陳之徇
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
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干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存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所

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
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尤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音舉

狃習也常與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尤與夫
措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
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
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
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
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義職
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
進行義之思者以率其不思則人屬行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遺上所命從厥攸好其爾

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續允升于大猷惟予下

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堅堯薄者
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
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
非聲音咲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以從
其令而從其好木學言其所令及其所好則

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一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田氏曰成王經三監評之變王室幾評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頽音梅

王發太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頽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

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禱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一芮伯為之宗伯第二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

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
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
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社及諸御治事者平
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
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曰臻既彌留恐不獲

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幾平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
病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
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
疾其言
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

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
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
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
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
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
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
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

劍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劍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苟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昌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

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下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木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且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禔爰齊侯呂伋以于戈

宗

桓毛一臣名。侯木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于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雷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襪。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二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閭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

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下邛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伯梁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裳綴衣

狄下士。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後而典設張。去聲。周禮。掌事之。事者也。黼裳。備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裳。幃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鋪純華玉仍几純文先反

此平時見群臣觀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鋪白黑雜繒純緣階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兩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綠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宸天子負宸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

在東序大貝鼗鼓

在西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

物赤力赤削鑄其形也大訓二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十六位北二七位南二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亂國名御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父和皆古之巧工垂時共精工舞衣鼗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太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田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力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太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雖反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太喪太賓客亦如之是太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

為上者成土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

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翟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字當

書作康

弁土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二隅尋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簾曰凡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翟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

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死恭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黼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也陛楯或環以推理器俾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即位齊踐西反

麻冕三十升每升十縷麻為冕也階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

書經集注 卷九 三十一

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
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
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
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御王無

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
宗相祛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太圭天子之
守長尺有一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
寸駘刻之以昆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
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
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
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

率循大卡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
皇太后君也言太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
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太訓曰汝者父
前子各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
循太上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木
位由木法致太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
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
以敬息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遠天威嗣宗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上宗曰饗吃陟駕反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吃奠爵也禮成於二故三宿二祭三吃首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鐘以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吃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饋用他

太保下堂洗也

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已王答拜者代巨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祛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左在喪疾飲神之賜而不其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其德不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

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古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乘去聲稽上聲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

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

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漸在路門

路門之外也
應門之內在內朝也傳寫誤耳

諸侯主以二伯自陝暗以東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

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

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

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或曰黃朱

若籠厥玄黃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

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懸音颯下非

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地所出奠

贄至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

實作類
下之字皆
非也

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

拜也果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

起音類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類而不拜

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

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克恤西土姜音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應外

惟新陟王卑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遺去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征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我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正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讐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惜嘆哉

王若曰。嗚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康主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

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未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去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克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

ニラヒ

掩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休之。以天下之大也。康主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工二伯父尚

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主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也。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工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屏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乘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所禮變於不得已也非溺終不援也二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告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並音貫下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無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音颯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踏答拜聖人復扶又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

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錯惟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糴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人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書經集註九卷終

書經集註卷之十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越三百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一年也畢公嘗相諡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

保釐即下文旌別必剛反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世殷頑民遷于洛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日紀父子日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審近王室用

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殫各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太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忠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

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
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暗潮注謂朝
若大若小用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
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驕哉垂衣拱
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
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
哉言非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瘴音宜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
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
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
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
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
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使變移之
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
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
之制昔固規畫矣日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
之險昔固有守矣日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
障塞入歲久則易音異湮暗世平則易玩時
緝而屢省悉井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
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

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好去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完具而已之謂體象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未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棘疾苛急何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畜錯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法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

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滯秦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

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怙音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社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暗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

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徵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

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脩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日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法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

孫訓其成式惟又聞去聲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 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用陳也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市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

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

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

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以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

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

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

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不コト大ク謨ノ謀ヲ烈ク功ヲ也ナリ文ヲ顯ス於テ前ニ武ヲ承ス於テ後ニ曰ク謨ヲ出ス於テ正ニ咸ニ罔ニ缺ク者無一ノ事不致ス其ノ周ニ密ニ若ク順ニ對シ答ス配ス匹也前ノ人ノ君ヲ牙カ祖ノ父ノ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

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レ義

先レ正レ君ノ牙ノ祖ノ父ノ也ナリ君ノ牙ノ由テ祖ノ父ノ舊ノ職ニ而シテ是レ法ノ之レ民ノ之レ治ノ亂ニ在ル此ニ而シ已ニ法ノ則テ治ル否ト則テ亂ル也ナリ循テ汝ノ祖ノ父ノ之レ所ノ行ニ而シ顯ス其ノ君ノ之レ有レ義ヲ復シ申シ戒ス其ノ守ル家ノ法ヲ以テ終ス之ヲ按テ此ノ篇ノ專ニ以テ君ノ牙ノ祖ノ父ノ爲ス言フ曰ク績ノ舊ノ服ノ曰ク由テ舊ノ典ノ曰ク無ト忝ス曰ク追テ配ス曰ク由テ先レ正レ舊ノ典ノ曰ク率テ祖ノ考ノ攸ノ行ニ然レ則レ君ノ牙ノ之レ祖ノ父ノ嘗テ

替
替
侍
侍

任ニ同ノ徒ノ之レ職ニ而シテ其ノ賢ヲ可ク知ス矣ナリ惜カ載ス籍ノ之レ無ク傳ス也ナリ陳ノ氏ノ曰ク康ノ王ノ時ニ芮ノ伯ノ爲ス同ノ徒ノ君ノ牙ノ豈ク其ノ後ニ耶ナリ

罔命

穆ノ王ノ命シ伯ノ罔ノ爲ス太ノ僕ノ正ト此レ其ノ誥ノ命ト也ナリ今レ文ノ無ク古ノ文ノ有リ○呂ノ氏ノ曰ク陪ノ僕ノ替ノ替ノ世ノ視ノ爲ス賤ノ品ニ而シテ不レ之レ擇ス者魯ノ魯ノ層ノ不レ知ス人ノ主ノ朝ノ夕ノ與シ居ス氣ノ體ノ移ス養ノ常ニ必ク由テ之ヲ潛ニ消ス默ニ奪ス於テ冥ニ冥ニ之レ中ニ而シ明ニ爭ス顯ス諫ス於テ昭ノ昭ノ之レ際ニ抑ス未レ矣ナリ自テ周ノ公ノ作シ立シ政ニ而シ嘆ス綴ス衣ノ虎ノ賁ノ知ス恤ス者鮮ニ尠ニ則レ君ノ德ノ之レ所ノ繫ス前ニ此ノ知ス之レ者亦レ罕ニ矣周ノ公ノ表シ而シ出ス之ヲ其ノ選ノ始ニ重ク穆ノ王ノ之レ用ス太ノ僕ノ正ト特ニ作シ命ノ書ニ至シ與シ大ノ同ノ徒ノ畧ス等ス其ノ知ス本ノ哉ナリ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不后休

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林音出

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

昔在太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

咸休從去聲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

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罔無侍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

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糾音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

德交脩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則皆僕之類穆王欲伯冏

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大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詿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之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

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詰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

典

汝無比近小人克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

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味固恐左右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

祗厥辟惟予汝辜稟音關 辜音孤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臣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

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道失暗為御周遊

書經

捨之無常可慎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同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

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一○按此篇專訓

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

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

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社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

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羗

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

及夫精殺人及盜之罪而簫壘之等猶以

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

以傷治化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

穆王巡遊無度財圓民勞至其末年無以

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去民財

書經

卷十

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註引此多稱南刑。宋記作南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與。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辨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五子曰。從獸無厭。評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

不寇賊。鴟義姦。允奪攘矯虔。

蚩音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炎。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鳴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有辭。劓音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辜。於是始過為劓。剕。鼻。劓。耳。椽。數。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發聞惟腥漸音尖泯音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罔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前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

明明重直冀常客反鯀當作容無蓋重直

重少異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罔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操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緡限絕地天之通嚴幽

引也

明之分。祛君。黷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暗息。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顛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虚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冥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旁通云賜與
之孫事見東
傳蓋名也
註者肌也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
心而教以祗德也○果氏曰臯陶不與下音頽
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揚
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臯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
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
臯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
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
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臯陶之刑勢不得
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悲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

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
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
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
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
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
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
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
無有擇言在身太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
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
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
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
 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
 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
 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
 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
 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
 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
 刑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
 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古人俾觀于五刑

當作吉

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
 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積消而降罰
 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
 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
 入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

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動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之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象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

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省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謂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乎

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一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

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辟音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

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一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小罪非青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輕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

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赴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然而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怕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

也此言讞聲上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干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

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日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爵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屬音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

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
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
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
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
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
子宜用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
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鬴弓矢作策書命
之史錄為篇命
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
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

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

祖懷在位左音佐
右音佑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
之也不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
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
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
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
先主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
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
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

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

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

成爾顯德

師眾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

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
用四匹曰乘。註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
度也。簡者簡閱其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
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
不復扶又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
若衛文公越旬錯踐然其書乃旋旋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註曰厲王之禍諸侯
釋位以間。註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
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
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
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
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
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
方將以復讐討賊之衆而為戍申。戍許之舉
其忘親背儲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惟其委
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

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
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費誓

費，緄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
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周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
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際而伯禽應之者甚
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
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朝會先後之序
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
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
帥諸侯之師以征歟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

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狙茲淮夷徐戎並與狙茲者猶曰往者云

善教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

戈示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

猶繫也王肅云敵楮堅尹當有紛繫持之弓精至也鍛淬網取中反謂燒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予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入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斂乃奔無敢傷牝牝

之傷汝則有常刑乃結反奔音爭

淫大也特閑牧也獲機檻也斂塞訖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塞其獲奔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陂澤險阻屏翳諱丙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

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

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入牛馬誘以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

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糗云九反峙音耻芻音初交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

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芟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芟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

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

乞師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

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十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

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佗佗勇夫射御
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諠言俾君子易辭我

皇多有之也佗佗魚允反諠音便

番番老貌佗佗勇貌截截辨給貌諠巧也皇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

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辨給善巧言能使我君去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レ一介斷斷レ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レ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

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猗于宜反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介休休易

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人之有技レ冒疾以惡之レ人之彥聖而違之レ俾不

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離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法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隍レ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書經集註卷之十大尾

承應二癸年

大島清因板行

5606
-76

